

潘耀明细述名家手迹背后的文坛往事：

# 这深情常在心中流动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图/受访者供图

1978年夏天，香港文化人潘耀明开启了通往内地的文学之旅。艾青、沈从文、钱锺书、巴金、茅盾、曹禺、丁玲……他访问的名单上，几乎都是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大家，他与其中一些还成为朋友，交往长达数十年。

2021年，作为《明报月刊》总编辑的潘耀明推出新作《这情感仍在你心中流动》，精选了自己与

文坛名家的交往研究文章，同时配上书信、手稿、照片等珍贵资料，多角度地呈现了一批文坛名家的风貌。

近日，潘耀明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据他透露，此次新书中不少书信、手稿都是首次公开，“这些手迹以及书写的文字，都是深情的，曾在文化人心间流过，以笔记下，也将是恒久的念想。”

## 新书书名来自金庸题句

羊城晚报：书名《这情感仍在你心中流动》有何深意？

潘耀明：书名实际上是出自当年金庸先生为我题的一句话。五年前我出了一本随笔集《永恒流动的情感》，金庸在题记中写了这么一句：“许多天、许多年之前，情感曾在你心中流过，今天、明天、明年、后年，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

我觉得挺有意义，也非常契合这本书的主题。说到情感，书中的这些大家，我都曾跟他们有过交往，实际上很多还成了朋友。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就对中国现代作家非常感兴趣，在那个年代还没有见过他们，我已开始收集他们的资料。在我客厅一个柜子的小抽屉里，将他们的资料分门别类放进去，不过这些资料里的很多内容当时都没有办法核实。

1979年夏天，内地刚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邀请了香港出版界

代表团访问内地，我也是其中一员。廖承志在北京举办了一场见面会，有10位文艺家出席，但是我没见到自己最想见的诗人艾青。

不久，我根据聂华苓给的地址找到了艾青。当时他还没有被平反，刚从新疆回来，居住条件也不太好，但他还从床上摸出一个西瓜，赠我带走，还手抄了诗歌《我爱这土地》送给了我。

后来，香港三联书店计划跟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出一套现代中国作家选集丛书，通过这项工作我结识了很多作家。当时物质条件比较缺乏，访问时我带了很多咖啡、放大镜（因为有一些老人家眼睛不好看不清字了）、电子计算器之类，送给作家们，后来有一些就变成了长期交往的朋友，还经常给我写书信。

羊城晚报：新书中呈现了大量名家的手迹，非常珍贵啊！

潘耀明：是的，这些手稿和书信很多都未曾公开过，其中蕴含

着大家不知道的故事，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这些名家。

书信作为朋友之间的交流往往是敞开的，手写的书信作为历史资料也非常有价值。而且这些书信手稿也能看出作者的文学创作理念，他对人对事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包括作家生活中的情感故事等。

1985年3月，我为美洲《华侨日报》主编“读书周刊”，曾向巴金先生征稿。他在回信中提到，《随想录》都是他一笔一划地写出来，不少篇章都是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艰难运笔。1981年，巴金写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上海《收获》杂志和香港《大公报》同时刊登。但他发现《大公报》那个版本被改得面目全非，很生气，写了文章《鹰的歌》细述这一事件。后来出到香港版的《随想录》时，巴金要求其中对《鹰的歌》一文只保留目录，不出正文，以示抗议，这就是当时“存目无文”的原因。

书里也首次公开了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大纲。沈从文自1949年后就到故宫博物院做讲解员，开始研究古代的文物，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但是很少人知道他在历史文物研究方面的成就。这份大纲一共有51条目，每个条目都注明了出处，包括从哪里搜集资料、照片，巨细无遗，可见这本书凝聚了他半生心血，大纲中就可看到他渊博的文物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



汪曾祺赠给潘耀明的画《老圃秋香》

## 我不是金庸的“代言人”

羊城晚报：您和金庸先生非常熟悉，外界甚至将您看作他的“代言人”。

潘耀明：提起我与金庸的关系，不知应从何说起。近年来，凡是发生关于金庸的大小新闻，甚至包括红白二事的传言，我都会接到海内外媒体的电话，不下数十起，都要我发表意见，有的还会冠我以“金庸的代言人”等头衔。

对此要再次申明，我不是“金庸的秘书”，更不是“金庸的代言人”。金庸是我的前辈，与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是仰之弥高的崇拜，我只是他卑微的学生，从中学就开始看金庸的书。在社交圈里，他是大名人，我们一开始并不熟，只是点头之交。后来金庸让我去《明报》上班，慢慢儿关系越来越密切，除了工作，我们私下也有很多交往。

金庸在工作中对文字一丝不苟，但他的口音较难懂，所以《明报》就采用“字条管理”。他的字条都是浅白易懂、言简意赅的。他还定下评核一篇副刊文章好坏的标准——“短、趣、近、快、图”，这“五字真言”现在依旧适用。生活中的金庸颇有大侠风范，性情非常平和，你去看他，不管什么时候，就算你是下属，他也肯定会站起来，很有长者风范。金庸也有一大遗憾。晚年他想写历史小说，可惜因为生病住院，出院后尽管手头有很多资料，也没有精力去写了，晚年的愿望也没有达成。

羊城晚报：1981年4月6日，您到钱锺书先生家中访问了他，这真的是他公开接受过的唯一专访吗？

潘耀明：我是在翻译家冯亦代的介绍下认识钱锺书先生的。1981年春，我们一起去钱先生寓所拜访，一共聊了大概两个小时，我公开录音了。钱先生本不喜欢受访，那天却接受了我公开的专访，而且他自己也说过，接受系统公开的访问



1989年5月，潘耀明（中）与钱锺书、杨绛夫妇合影，摄于北京三里河南沙湾钱寓

羊城晚报：据您的观察，内地和香港在作家风貌、文坛氛围等方面有何异同？

潘耀明：香港本身节奏很快，很多作家都是在报纸上写专栏，大多是五六百字的文章，是快速、即时的文化。香港现在的作家都是上班族，写作时间有限，只能利用闲消遣娱乐的时间来写作或者阅读，这是一件非常孤独、非常寂寞的事情。现在的香港人很少看书，图书市场情况不太好。一本畅销书初版发售可能也就一两千本，纯文学书可能初版发售也就500本左右，还不一定能卖完。

内地的读书氛围则很浓，我常回来，发现这里的文学土壤或者文化土壤要好很多。在香港还很难申请到政府关于文学活

动经费，我一直呼吁要在香港西九龙文化区建立一个文学馆，也没有获得政府同意。日本每一个县、市都有自己的文学馆，我们北京也有很大的文学馆。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加强粤港两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潘耀明：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概念，它的文化性也很重要，现在内地重视，在不断搭建平台、举办文学论坛、开办杂志，我希望香港能深度参与进来，也呼吁香港艺术发展局多做一点工作，尤其是从政府层面投入更多的资源，推动香港文学的发展。

这些年来我们在广州、深圳、澳门也举办过几个高端文学论坛。我希望内地能给予更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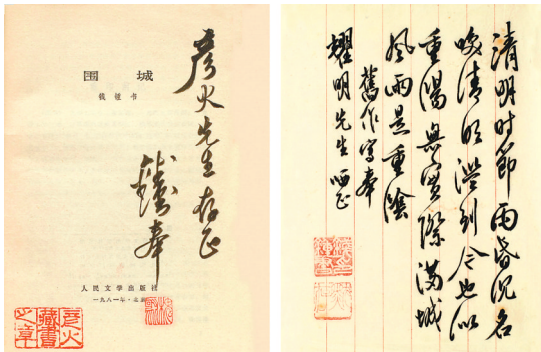
坦诚，对自己曾经参与创作“八大样板戏”的历史并不隐瞒。

还有顾城，来香港两次都是我接待的，生活中他真的什么都需要人照顾，但是写作上就非常厉害。

羊城晚报：那一代作家整体呈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

潘耀明：他们那一代作家文学成就很高，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没什么架子，风度儒雅，这种风采或者风度现在能看到的少了。

同时，那一代作家大多都非常博学，知识面很广。钱锺书当然不用说，另外像卞之琳，自己是一位杰出的现代派诗人，西洋文学修养也很高，翻译的英文诗歌非常好。



左：钱锺书题赠彦火的代表作《围城》，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印版。右：钱锺书1982年题赠彦火的诗

## 应重视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合作

支持，帮助香港克服文学发展的局限性，也希望大湾区能为港澳作家提供更多的机会，鼓舞他们的创作。

### 潘耀明

笔名彦火、艾火等。福建晋南安县人。中国香港作家、编辑家、出版家。现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文学杂志《香港作家》社长、《文综》社长兼总编辑。创作包括评论、散文、港台及海外小说。1980年于香港出版的《当代中国作家风貌》被韩国圣心大学翻译成韩文，并成为大学参考书。

【活色生香】

谢晓 广州娱乐博主

## 《青蛇劫起》的世界观

《青蛇：劫起》这部国漫电影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它绕开了法海白娘子许仙的主体故事，首次将青蛇作为主角，而且还构建了一个看似没有逻辑的修罗城。无论哪个朝代、人是人是妖，只要死前心中抱有执念，还有生前放不下的人或事，转世轮回之前就会进入这个多次元融合的危险世界。传统东方美学的画风与废墟朋克美学完美融合，全程高速的动作戏颇有诚意，娱乐性十足。

更值得一说的是它提出的世界观。一是女性当自强。修罗世界的规则是弱肉强食，小青因目睹了姐姐一生为情所困，不理解她为何会钟情于一个儒弱的许仙，于是她投奔了司马先生——一个一统罗刹与人族，与修罗界的牛头马面分庭抗礼的强者。可她以为的“强者”在最紧要的关头还是将她当累赘抛弃了，这时小青才意识到，强者弱者都靠不住，只有自己拯救自己，这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很好地贴合了当下年轻人的思维。

二是提出了我们该不该有执念的思考。何为执念？小青要与姐姐相依为命，法海认为这是执念，小青是不是应该放下？跳入“无池”，忘掉一切，是不是就放下了？这样的解脱，真的是我们所想要的吗？

片中小青与法海长达20多年的战争，或许也是我们每个人对许多事情艰难抗争的映射，影片最终以法海认老服输结局。导演或许在告诉我们，所谓的放下执念，并不是简单地向命运认输，而是在尽力之后，站在全新的角度与自己的内心和解。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 反直觉的数据

有篇著名的网文提到了“生活中那些反直觉的数据”，挺让人意外，如“全国90%以上的人没有喝过星巴克”“13亿人没有出过国”“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等等，听起来反直觉，但数据就是如此。

当数据颠覆直觉时，我更相信数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谈到了生活中不少反直觉的数据。龙卷风与哮喘，哪个更容易致死？被闪电击中致死的概率与食物中毒致死，哪个概率更大？人们直觉会认为龙卷风比哮喘更容易致死，尽管后者的致死率是前者的20倍。人们习惯性地会觉得被闪电击中致死的概率比食物中毒更容易致死，尽管后者的致死率是前者的52倍。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媒体报道形成的影响，概率越小，事好像越有新闻性，制造了一种媒介幻象。媒体报道一起坠机事件，人们那段时间会很容易觉得坐飞机太不安全了，而不会用数据去分析交通工具的事故概率。

卡尼曼出了一道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球拍和球共花1.10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问球多少钱？这道简单的难题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能引出一个直觉性的、吸引人的但却错误的答案。正确答案是5美分，而不是10美分。他分析，我们的大脑中有两个系统，系统1依赖直觉，可面对一道数字稍大的乘法计算题，如果不花点时间去计算，就无法得到正确答案。这个计算过程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遵循一定的方法，这是系统2在发挥作用，慢下来，用客观方法进行推导或计算。

我们在生活中常按照直觉去判断，那既是本能，也是提高判断效率的方式。男人的直觉，女人的直觉，老师的直觉，记者的直觉，这使直觉成为谬误的重灾区，比如坐在前排的成绩更好，某职业更容易生男孩，多投篮几次会形成“投篮顺手”，都选C，等等。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直觉的批判，慢下来去怀疑直觉，用数据和论据去思考，而不是直觉。

【如是我闻】

李雪峰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专家的界限

才知道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自知之明的狂妄之徒。

很多所谓专家，在非专业领域，他们基本上是中学生的水准。再加上没有受到比较全面的教育，可以想象他们能给出什么样的建议。拉丁文中有一个说法：Cuiuslibet in arte sua credendum，意思是说，在专家的领域他应当被信赖。言外

【横眉热对】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 《兰亭序》之谜

研究王羲之书法的国内知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祁小春教授，有幸与之相识，当面聆听教诲，受益匪浅。

王羲之最重要的书法作品非《兰亭序》莫属，它是行书中最为经典的楷模，是中国传统书法的最高典范之一，原本已经不存在，只有三个模本流传至今，分别为《冯承素本》《褚遂良本》和《虞世南本》。而让王登上巅峰的则是著名的唐太宗。

不过，祁教授研究王学，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兰亭序》事实上并不存在，是后人的虚构。首先，《兰亭序》这篇经典散文就是经历代铺陈发展而来的，并不是王羲之一人之所为。既然文章不存在，又何来书法作品？

我对此事向无研究，翻阅祁教授的论文，有根有据，考证翔实。

我姑且相信祁教授的结论，同意《兰亭序》子虚乌有。果然如此，则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

如果《兰亭序》并不存在，也就等于不会有所谓的“原本”，那么，冯本、褚本和虞本所据者何？冯是官里临摹高手，奉诏行事，认真工作，其摹本公认最为接近“原作”。现在“原作”是假的，还谈什么“接近”？褚和虞是当时的书法大家，声名地位响当当的，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有必要去胡乱编造吗？更重要的是，把王羲之抬到圣书地位的皇帝是唐太宗。如果没有“原本”，皇帝岂不是在有意造假？以皇帝之尊，区区书法而已，他凭什么要造这个假？会有什么特别的目的隐藏在其中？

无法回答，不可想象。什么时候再见到祁小春教授，好好摆一桌酒席，当面请教，看能否破解谜团。

●随手拍



## 如此一致

□图/侯桂新

8月18日晚上七时多，广州地铁5号线某车厢。归家的人群中，或坐或站，除了两对母子依偎在一起，其他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的手机。

也许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人们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行为如此一致。而罗素曾言：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随手拍”专用稿箱：ycwbwyb@163.com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 粥里的悲酸

艺人 Selana 跨足餐饮业，推出快粥，她告诉记者：由于反复试吃产品，现在看到粥就害怕。Selana 因为创业这个幸福的原因而怕粥，而我呢，怕粥，却源于粥里蕴藏着一段心酸往事。

童年，曾有个时期，父亲失业。坐食山空，积蓄和米缸，渐渐被掏空了。父亲天天在外面碰得焦头烂额；母亲呢，则想方设法去她相熟的杂货店社赊账取米，原本自尊心极强的她，为此而受尽了冷眼与冷脸。

白米捐回家后，母亲根本不敢用来奢侈地煮成厚实饱满的米饭，唯一的选择是煮一大锅稀拉拉的白粥，让

三个稚龄孩子咕嘟噜半灌半吃地把肚子勉强塞饱，餐餐如此。这粥，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东西罢了，只一会儿，肚子又变成了贫瘠荒凉的大漠。饿得有力气没力，连风吹过都想张口吞咽。当稀粥再一次端上桌时，尽管味蕾已经疲累不堪了，可是，我们依然迫不及待地捧起碗。最不堪的，是农历新年，屋外满是红彤彤的喜气，屋内几张细瘦的脸却面无表情地对几碗白惨惨的粥……

长大后，不再吃粥。回首前尘，我怕粥，与其说是怕那个味道，不如说是怕隐藏在粥里那份黑色的记忆，刀割般的饥饿感、求助无门的彷徨感，还有，像荆棘般长满四周的势利眼……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 不遇，相遇

某天，去黔县的南屏村。太阳烈烈地罩住大地，远山青黛，南山如屏，远远的村口一座古老的石拱桥，记得电影《菊豆》的开头，天青牵着驴回家，跨过的就是这座桥吧。可能非常时期，看不到转悠的其他外来者，只有我们数人跟着向导，穿过一条又一条静谧的巷子，素净的白墙黛瓦，地势逐渐抬高，便从昔日的平民区来到了富裕区，结构别致的院落，极致的逼仄空间，奇特的石头门钉的大门，削去锐角的一对围墙拐角……

早在元末，叶氏始祖迁来南屏村。到了明代，南屏村逐渐形成了叶、程、李三大姓聚居的庞大村落。村中共有36口井和72条巷子，各姓都有各自的祠堂，宗祠规模宏伟，家祠小巧玲珑。保存完好的有8幢，散布在村庄200米的轴线上。

叶氏宗祠“叙秋堂”始建于明成化年间，清嘉庆三年重

修，占地2000平方米，歇山重檐，端庄轩敞，大门的高度比其余7座祠堂都要高，同姓的一切支祠、家祠均不可逾越。这是张艺谋拍摄电影《菊豆》的主要场地，墙上张贴着《菊豆》剧照，祠堂中摆放着染布、晒布的台架、绞车、染池等。而叶氏支祠始建于明治治年间，清代重修。墙壁上渐渐泛黄的影剧海报说明，这里是电影《卧虎藏龙》中镖局大战拍摄地。相隔不远的叙秋堂是叶氏宗祠，三进两天井。这里是《菊豆》中杨家大染坊的取景地……

多年前在婺源看油菜花，遇见原《特区文学》主编官老师，他酷爱摄影，说是黟县的油菜花漂亮多了，而且他买下了电影《菊豆》里面的绣楼。原来想在那里的南溪绣楼一起喝杯茶，不想因为疫情，他一直待在了深圳，不过，我们一行还是在他空寂无人的绣楼里细细打量过那些精美的雕刻，路过吱吱作响的楼梯，树影摇曳，御骨的静谧。